

WEILIAOCANLAN  
DEMINGTIAN



（小戏集）

# 为了灿烂的明天

河南人民出版社

插图 毛本华

为了灿烂的明天

（小说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5 $\frac{1}{2}$ 印张 104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统一书号10105·212 定价0.34元

## 目 次

战斗在困难的日子里

〔独幕话剧〕……………索 辛 ( 1 )

为了灿烂的明天

〔独幕话剧〕……………陈 辉 ( 49 )

灯节之夜

〔儿童故事剧〕……………李长淮 ( 99 )

高高的香柏

〔独幕话剧〕……………涂白玉 叶照青 ( 135 )

---

# 战斗在困难的日子里

独幕话剧

索 辛



**时 间** 一九七六年盛夏。

**地 点** 南山煤矿采煤一队办公室。

**人 物**

严振江 男，五十五岁，南山矿党委书记。

陈海泉 男，五十三岁，采煤一队老工人，支部委员。

徐大柱 男，二十七岁，采煤一队班长。

芦 萍 女，二十四岁，采煤一队安全检查员，徐大柱的未婚妻。

严小兰 女，十五岁，严振江之女。

刘晓莉 女，二十一岁，矿办公室办事员。

老、中、青工人若干。

侯成龙 男，三十岁，采煤一队工人。

熊之奇 男，三十七岁，采煤一队副队长。

〔台右：采煤一队办公室的剖景，房里有一门可通内室；台左：办公室外，一张生产进度示意图挂在布告栏上。布告栏前设一石桌，石凳。〕

〔起伏的山峦。旋转的天轮。一幅支援唐山人民抗震救灾的大标语，从高高的井架上垂落下来。〕

〔低沉而又孕育着激烈斗争的音乐。〕

〔幕启：〕

〔闷热的下午，蝉声不断，山雨欲来，乌云滚滚。

〔陈海泉扶着一段风筒布，喊着严书记急上。  
〔在撕人肺腑的汽笛声中，传来列车启动的声响。陈海泉猛然回身，向渐渐远去的列车望去。那隆隆地行进声一锤锤地敲击着他的心房。他把手中的风筒布狠狠地往桌上一摔，颓然地坐在石凳上。

〔刘晓莉夹着一叠文件上。被陈海泉的举动吓得一快。

刘晓莉 海泉师傅，您，您这是怎么了？

陈海泉 （指着火车远去的方向）没看见吗？！甩下那么多空车皮就跑了！

刘晓莉 海泉师傅，那是因为咱们煤仓里没有煤啊！（拍拍手中的文件夹）这催煤的急电一个接一个，咱们这点煤再不运去，人家就要停火熄炉了！

陈海泉 （一惊）啊？！

刘晓莉 （着急地）这高产日再上不去，那可就……

陈海泉 （激动地）这高产日再上不去，（突然高声地）再上不去，我这条老命就豁在井下了！（抱起风筒布欲下）

刘晓莉 （上前拦住）海泉师傅，你连着干了两个班，不能再下井了！严书记说……

陈海泉 又是说让我休息。想想老严，我在井上就更待不住

了。论年龄他比我大，论身体他比我差，出着力，流着汗，受着批，挨着斗！前些天他一直吃住在井下，再硬的汉子也难挺啊！（难过地）何况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刘晓莉 自从年初周总理逝世以后，他就搬到矿上来住了。人更瘦了，身体也更坏了，可那股劲头越干越大了！

陈海泉 是啊！老严的心劲我知道。不拚上老命干，把那股歪风斗下去，对不起为咱们操了一辈子心的总理啊！（痛心地说）晓莉，我常想，要是他老人家看到我们生产搞不上去，能合得上眼吗？

〔严振江带着井下的风尘，上。〕

严振江 海泉师傅，你怎么还不休息？

陈海泉 （心疼地）老严，你……

刘晓莉 严书记，我正到处找您。

〔三人走进办公室。〕

严振江 你们等一下。（打电话）要通风科。喂，通风科吗？我是严振江。一采面通风不好，你们找通修队一起检查一下。好，我等你们的汇报。

陈海泉 老严，我就为这事找你。刚才我去通修队了，连一个头头也找不到！（指指风筒布）这井下的风筒，有的被割走了，有的撒气漏风，有的……

严振江 （果断地）一定要采取措施！现在采面地质情况这么复杂，万一瓦斯超限，那可要出大事故！我一会

儿就去通修队！

〔刘晓莉递过文件。〕

刘晓莉 严书记，局党委的文件。

严振江 什么内容？

刘晓莉 是矿务局党委转发的中南五省十几个重型企业的催煤急电！（打开公文夹）这是电报的原文。

〔严振江默读着，思索着。〕

严振江 海泉师傅，看，咱们的担子不轻啊！高产日无论如何也要搞上去。

陈海泉 老严，这活儿好干，气难受啊！你在这儿组织工人夺高产，支援抗震救灾。可马主任、熊之奇他们在那边鼓动着工人停工停产，回唐山探亲！

刘晓莉 这还不算，生产的煤连发工资都困难了，还在那儿批什么“唯生产力论”！

陈海泉 （怒不可遏）哼！简直是一伙拆社会主义台的败家子！

刘晓莉 可是人家套上一身红布衫，还嫌色浅呢，口号喊的比谁都革命！

严振江 （沉思着）从总理逝世以后，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越来越清楚了吗？咱们矿的高产日也决不会一帆风顺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陈海泉 让他们来吧！老严，再大的压力，咱们这些老煤柱子顶得住！

严振江 海泉师傅，你们队常支书支援唐山去了，你这个老



支委压力可不小啊！

陈海泉 有你这个党委书记在这儿蹲点，大伙儿信得过！

严振江 一根柱子支不起一道巷，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靠党靠群众！海泉师傅，目前把大家团结起来，把高产日搞上去就是我们的胜利！

〔陈海泉抱起风筒布急下。〕

严振江 干什么去？

陈海泉 到井下摸摸底。顺便看看能不能把破了的风筒先补起来。

严振江 看，说风就是雨。你连干两个班了，一会儿，我带通修队的人下去。

陈海泉 你不是也一样。再说，你的身体，你的腿……你要再不歇着，大伙儿可真不依你了！

严振江 你别看我这身体，和小伙子比比试试还不服输呢！

〔两人爽朗地笑起来。〕

〔陈海泉突然抱起风筒布急下。〕

严振江 海泉师傅，你……（看陈走远了，转身对刘晓莉）告诉一队的同志，一定要海泉师傅回去休息。

刘晓莉 是。另外，刚才局党委周书记让您上井后马上给他去电话。

〔严振江边要电话边签发着文件。〕

严振江 喂，您是周书记吗？我是严振江。是，文件我已经见到了！什么？中央又来了电话？……是！全月就剩下这两天了。我们保证把这两个高产日拿下来，

把局面打开，决不拖全局产量的后腿。是。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请局党委放心。（放下电话）晓莉，把这几份文件，送到各科室传阅一下。

〔严振江走进内室。刘晓莉走出办公室。〕

〔侯成龙探头探脑的提着浆糊桶，夹着一卷大字报上。刘晓莉装没瞧见，扭脸走去。〕

侯成龙 晓莉，怎么？到办公室当个小听差的就不认识老同学啦？

刘晓莉 嗨，侯成龙。你现在是矿上的风云人物，我这个小听差的，还不得闪着点走！

侯成龙 我早就想找你谈谈，别跟那姓严的转来转去了。搞什么高产日？那明明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嘛！咱们一块儿干。就凭你这材料，将来当个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那还成问题。

刘晓莉 （压住怒火）跟着你们干？喊口号，我没那嗓子；抬浆糊，我没那力气；当参谋，没你那水平。我这个小听差的能干个啥？！

侯成龙 那些你都甭管，（低声的）只要你盯住严振江，把他的行动多向我和熊队长汇报着点……

刘晓莉 当特务？（晓莉上下打量着侯成龙，轻蔑地大笑起来）

侯成龙 （摸不着头脑）你，你笑啥？

刘晓莉 我看你还真是那块料！（讥笑着跑下）

侯成龙 （紧追了两步）他妈的！铁了心的走资兵。等老

子入了党，升了官，好好整治整治你！（转身见徐大柱上）徐大柱，给你！（从兜里掏出一张申请书）

徐大柱 侯成龙，你这是……

侯成龙 请假，回唐山探亲！

徐大柱 你家不是不在唐山吗？

侯成龙 （无赖地）我家在不在唐山，你管的着吗？！

徐大柱 那你为什么请假？

侯成龙 我有亲戚在唐山！

徐大柱 谁？

侯成龙 我大表姐夫的亲姑奶奶的外甥女婿在唐山。

徐大柱 （怒）你……（强压下来）为了抗震救灾，国家现在急需煤……

侯成龙 （蛮横地）去，去，去！你这一套我听够了！老子在矿上整天抓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这个班长，到底同意不同意吧？

徐大柱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你这个申请我不同意！

侯成龙 （一把夺过申请书）告诉你！把申请给你看是高抬了你。你小子不同意，有人同意！

徐大柱 （怒不可遏）侯成龙，你要再这样不三不四的胡搅蛮缠，别怪我徐大柱不客气！

侯成龙 （吓得退了两步，强逞英雄的）你，你整人！你抱着走资派粗腿压制反潮流战士，这笔账我记着！

〔侯成龙瞪了徐大柱一眼，提起浆糊桶跑到布

告栏前刷标语。

〔徐大柱欲下，青年工人小王追上来。〕

小 王 班长，给你！（递申请书）

徐大柱 你也是……

小 王 请假，回唐山！

徐大柱 小王，现在矿上正在组织高产日，支援灾区，你……

小 王 （赌气地）拚命干，倒落个为走资派卖命，这种冤枉事我干到头了。今天晚上我和大张他们几个，一块儿搭车走！

徐大柱 （焦急地）什么？（见小王转身跑下）你，你回来！

〔徐大柱望着手中的申请书和跑远的小王，气得直发愣。突然转身看见生产示意图被一条歪歪扭扭的大标语覆盖了。上面写着“组织高产日是走资派严振江的大阴谋！”徐大柱不由得火上加油，盯着标语跑过去！〕

徐大柱 他娘的！就你革命！（欲撕标语）

〔严振江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严振江 大柱，留着它。是精煤，是矸石，让大家鉴别嘛！

徐大柱 还搞高产日呢！人心都让他们搅散了！（指指生产示意图）这就是马副主任和熊之奇的“革命成果”！

〔一队运输机轰然而过。〕

徐大柱 您看，又是飞往唐山的运输机。全国都在为抗震救

灾尽力。可看看咱们，嗨！真憋气！

严振江 是啊。毛主席，党中央，华总理在关心着唐山人民。唐山需要国家支援，国家需要咱们拿出煤来……咱们组织高产日就是关系到抗震救灾的大事。不管任何人出来干扰破坏，咱们都要顶住！你们队是全矿最大的采煤队，你要协助支部工作，特别是对家在唐山的职工，更要做好思想工作。

徐大柱 严书记，您放心吧！

严振江 大柱，刚才芦萍在井口找你哪。

徐大柱 找我？……她跟熊之奇跑，我不想理她。

严振江 别要小孩子脾气了。好起来，下班就往一块凑；闹点矛盾，就翻贴门神不对脸啦？

徐大柱 她自己不争气嘛！

严振江 她是老工人的后代。一时糊涂，咱们得多帮助她。你要不拉她，可当心有人要把她拖下去哪！

徐大柱 那……

严振江 你抽空找她好好谈谈。另外，目前井下通风不好，你告诉她柱意瓦斯变化情况。

徐大柱 （不好意思地）行啊！

〔严小兰提着大饭盒匆匆上。〕

严小兰 爸爸，我可找到您了！

徐大柱 兰兰，给爸爸送饭来啦？

严小兰 嗯。大柱哥哥，你刚升井？（转身对严振江）爸爸，妈妈上班前让我问问您，哥哥从唐山来信了没

有？

严振江 （支吾地）没……还没有。

徐大柱 （惊）都这么长时间了，克林还没来信？

严小兰 （呜咽地）爸爸，哥哥他会不会……

徐大柱 兰兰，别乱想。你哥哥正忙着抗震救灾的大事，兴许没有时间写信呵。

严小兰 爸爸，昨天夜里我还梦见哥哥回来了。还是穿的那件旧军装，手里捧着早就答应送给我的煤精石刻的刘胡兰像，我笑呵，笑呵……笑醒了。翻身一看，妈妈还没睡着，也在想哥哥……。

〔严振江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不觉手中的纸烟落在地上。

〔严小兰正回忆着，忽然发现爸爸的脸色有点异样。

严小兰 爸爸，您怎么了？

严振江 （恍然地）噢，没什么！

严小兰 看您烟都掉了。（拾起来递给严）爸爸，您，您在想什么？

严振江 我在想一位老战友。

严小兰 老战友？

严振江 是啊！一位在唐山工作的老战友。几天前我听说，强震发生后，他带着伤指挥抢险战斗。突然，一位同志跑来告诉他，他的儿子受了重伤，生命垂危了！可他没有回一下头，象当年在战场上一样，面

对敌人，不顾个人的一切，冲上去战斗……

严小兰 这位伯伯真坚强。

严振江 大柱，兰兰，你们说他爱自己的儿子吗？

严小兰 爱！

徐大柱

严振江 可他为什么不能赶回去，看一看儿子呢？

徐大柱 因为他心里装的是革命，装的是人民！

〔严振江突然感到一阵胸痛，兰兰忙上前扶住爸爸。〕

严振江 （轻轻地推开兰兰）大柱说得对。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就是他最高的职责。兰兰，矿上好多叔叔的家都在唐山，现在有人煽动他们回去探亲，破坏生产！咱们的情绪对大家影响很大，你和妈妈讲讲，一定要摆正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啊！要相信你哥哥他——他一定还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严小兰 爸爸，我懂！（突然发现爸爸满身煤尘）爸爸，您又下井啦？

严振江 不下井，让你爸爸当官僚主义？

严小兰 可医生讲的不算啦？不让您下井，不让您下井，您当面也答应了，可……

严振江 兰兰，爸爸在井下注意点就是罗。

徐大柱 （埋怨地）您不是说刚检查过身体，没问题吗？

〔严小兰把徐大柱拉到一边。〕

严小兰 大柱哥哥，医生让我看住爸爸，别让他下井。你帮

帮我的忙吧！他胸口上还有一块美国鬼子的炮弹皮，一阴天，疼得他觉也睡不了。医生说近来心脏也不好……。

严振江 兰兰，你又多嘴了吧！（打开饭盒）嗨，这饭我三顿也吃不了啊。大柱，来，帮帮忙吧！

徐大柱 （不好意思地）我……

严小兰 （拉着大柱）大柱哥哥，走吧！

〔三人同下。〕

〔熊之奇揉着眼，打着哈欠上。身后背着小口径步枪。听见鸟叫，精神陡增，瞄准欲射，屋内一阵电话铃声，鸟被惊飞了，熊之奇扫兴地拉开房门，拿起电话。〕

熊之奇 他妈的，来电话也不挑个时候！什么？我是熊之奇。您是马主任？……我刚才正……正整严振江的材料呢！这儿没人，什么事您说吧。……中央又来电催煤？这两个高产日再上不去，全月计划就吹了，到时候让他严振江交差去呗！嗯，工作做得差不多，不少人交了探家申请。您这釜底抽薪一计高！对！对！就盼着那一天啦！什么通风不好？通修队的弟兄干得不赖，真要发生爆炸，那就是走资派脚下的强级地震！哈哈……。

〔芦萍拿着一卷大字报上。〕

芦萍 熊队长，您起草的大字报抄完了。

熊之奇 噢，芦萍。（高兴地读）“揭穿严振江以抗震救灾



压革命的大阴谋！”好极了。这就是一发炮弹嘛！

芦 萍 您签名吧！

熊之奇 不！这类大字报要以群众名义，落上南山矿干群。

芦 萍 可别人还没看过……。

熊之奇 我就是“干”，你就是“群”嘛。要讲斗争艺术！

芦 萍 （勉强地）行。那就交给您，我还要下井去。

熊之奇 下什么井？

芦 萍 今天是高产日，采面情况复杂，我是瓦斯检查员呀！

熊之奇 可你首先是个反潮流战士！别那么听话，煤堆大，好说话。走资派们正用多出煤争发言权呢！

芦 萍 我想斗争归斗争，可国家建设在等着煤啊！中南五省的电厂，钢厂都在等着……

熊之奇 不！眼前不是等煤，而是等待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大革命！什么高炉呀，电厂呀，停了也好嘛！不打碎走资派的盆盆罐罐，怎么能把他们搞臭搞垮！

芦 萍 那……

熊之奇 芦萍，看来你对革命和生产的关系，还很不理解呀！

芦 萍 我也知道革命重要，可……

熊之奇 这就对罗！革命搞好了，象严振江这样的老走资派都打倒了，生产就自然而然的上去了嘛！

芦 萍 可要说象严振江这样革命了几十年的老干部都是走资派，我总觉得……